

浅见纲斋：中国辨

从古日文原版转录而来。原文来自：

浅见纲斋：《中国辨》，见：西顺藏、阿部隆一、丸山真男校注：《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斋学派》，东京：岩波书店，1980，第416-420页。

注：转录电子版时，表示重复的「、」「ゞ」「〈」「〉」符号用具体的假名代替，「々」符号则保留。

在每段最后给出了DeekSeek-V3提供的译文，生成时间为2025年3月5日。人工智能生成的译文仅供参考，请自行辨别。

部分段落还附加了学者给出的译文，译文来自：

- 黄俊杰：《石介与浅见纲斋的中国论述及其理论基础》，《中国与世界》，2016，第五辑，第1-14页。
- 子安宣邦：《江戸思想史讲义》，丁国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译文用引用格式标出，并注明来源。未标注来源的译文均由DeekSeek-V3生成。

中国夷狄ノ名、儒書ニ在リ来ルコト久シ。ソレ故吾国ニ有テ儒書サカンニ行ハレ、儒書ヲ読ホドノ者、唐ヲ以中国トシ、吾国ヲ夷狄トシ、甚シキ者ハ、吾夷狄ニ生レタリトテクヤミナゲクノ徒有之。甚シイカナ、儒書ヲ読ム者ノ誌様ヲ失ヒテ名分大義ノ実ヲ不知コト、可悲ノ至ナリ。夫天、地外ヲ包、地、往トシテ天ヲイタダカザル所ナシ。然レバ、各其土地風俗ノカギル処、各一分ノ天下ニテ、タガイニ尊卑貴賤ノキライナシ。唐ノ土地、九州ノ分ハ、上古以来打ツヅキ風氣一定相開ケ、言語風俗相通ジ、ヲノヅカラ其ナリノ天下也。其四方ノマワリ、風俗ノ通ゼザル処ノスル分ハ、ソレゾレノ異形異風ノテイナル国々、九州ニ近キ通訳ノ達スル分ハ、唐ヨリミレバ、ヲノヅカラ辺土マハリノ様ニミュレバ、九州ヲ中国トシ、ソトマハリヲ夷狄ト称ジ来ル。ソレヲ不知シテ、儒書ヲ見、外国ヲ夷狄ト云サマ、アルトアラユル万国ヲ皆狄夷ト思ヒ、カツテ吾国ノ固ヨリ天地ト共ニ生ジテ他国ヲ待コトナキ体ヲ不知。甚アヤマリ也。

中国与夷狄的名称，在儒书中由来已久。因此，在我国也有儒书广泛流传，读儒书的人，将唐视为中国，将我国视为夷狄，甚至有人因为自己生在夷狄而感到羞愧。这是何等荒谬！读儒书的人失去了志向，不知名分大义的真谛，实在可悲至极。天地包容万物，地虽广袤，却无法超越天。因此，各地因土地风俗的不同，各自占据一方天下，并无尊卑贵贱之分。唐的土地，九州之地，自古以来风气相通，语言风俗相近，自然形成了其独特的天下。其四方周边，风俗不通之处，则是各自形态风俗不同的国家，靠近九州且通译可达

之处，从唐看来，自然被视为边陲之地，因此将九州称为中国，周边称为夷狄。若不明白这一点，只看到儒书将外国称为夷狄，便以为所有国家都是夷狄，甚至不知我国自古以来与天地共生，无需依附他国。这是极大的误解。

中国夷狄之名，久行于儒书之中。因此，儒书盛行于吾国，读儒书者即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甚至有人后悔、慨叹自己生于夷狄之地。甚矣！读儒书者已丧失了读书之法，亦不知名分大义之实，至可悲也。夫天包罗地，地往往无所不戴天。然则各受土地风俗的约束之处，各是天下之一分，互无尊卑贵贱之嫌。唐地、九州岛之分，自古以来，风气确实互相开放，言语风俗相通，自然是一天下也。在四方周边而风俗不同之处，各有其异形异风体制之国；在近于九州岛而翻译可达之处，就唐地而言，自然看似边境。因而至今一直以九州岛为中国，称周边为夷狄。不知此，一看儒书以外国为夷狄，以为所有外国皆是夷狄，不知吾国固与天地共生，非待他国形成而成，甚为错误也。（黄俊杰译）

中国夷狄之名，由来于儒书久矣。是故，在吾国，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还有因生于吾夷狄之地而悲叹之徒。甚矣哉！读儒书者，失其读书之本，不知名分大义之实，此诚可悲之至也！（丁国旗译）

或曰、此説尤明ニ正シク、千歳ノ蒙ヲヒラク、名教ノ益、何カコレニシカン。去ナガラ可疑事有。一々問之。夫唐九州礼義ノサカン道德ノ高大ナルコト可及事ナシ。然レバ中国主ニシテ夷狄コレヲシタフコト、ヲノヅカラ其体相応タルベシ。曰、先名分ノ学ハ道德ノ上下ヲ以論ズルコトヲヲキ、大格ノ立様ヲ吟味スルコト第一也。サレバ德ノ高下カマハズ、瞽瞍ノ頑トイヘドモ舜ノ父タルコト天下ニニツナシ。舜、吾父ハ不德也トテ吾トイヤシミ、天下ノ父ノ下ニツケント思フ理ナシ。唯己ガ親ニツカヘ終ニ瞽瞍豫ヲ底シテ、却テ天下ノ父子定ル様ニナリタルハ、舜ノ親ニ事ルノ義理ノ当然也。サアレバ、吾国ニ生レテ、吾国タトヒ德不及トテ、夷狄ノ賊号ヲ自ラナノリ、トカク唐ノ下ニツカネバナラヌ様ニヲボヘ、己ガ国ノイタダク天ヲ忘ル、ハ、己ガ国ヨリ道盛ニ行ハレ、吾国ヲ他国ノノリトモスル合点ナキハ、皆己ガ親ヲイヤシムル同前ノ、大義ニ背キタル者也。況ヤ吾国天地ヒラケテ以来、正統ツヅキ万世君臣ノ大綱不変ノコト、コレ三綱ノ大ナル者ニシテ、他国ノ不及処ニアラズヤ。其外武毅丈夫ニテ、廉恥正直ノ風天性根ザス。コレ吾国ノスグレタル所也。中興ヨリモ数聖賢出デ吾国ヲヨク治メバ、全体ノ道德礼義、何ノ異国ニ劣コトアラン。ソレヲ始ヨリ自カタハ者ノゴトクニ思ヒ、禽獸ノ如クニ思ヒ、作り病ヲシテナゲク族、アサマシキコトニアラズヤ。コレヲ以見レバ、儒者所説ノ道モ天地ノ道也、吾学ンデヒラク所モ天地ノ道也。

有人说：“此说尤为明确且正确，能解开千年的蒙昧，名教的益处，岂不正在于此？然而，仍有可疑之处，需一一询问。唐九州礼义之盛、道德之高尚，无可比拟。因此，以中国为主，夷狄为辅，自然是其体相相应之理。”答曰：“首先，名分之学以道德的高低为论，首要在于考察大格局的立论方式。因此，无论道德高低，即使如瞽瞍般顽劣，作为舜的父亲，天下无双。舜若因父亲不德而轻视他，甚至认为天下之父皆应居于自己之下，这是毫无道理的。舜只是尽己之责侍奉父亲，最终使瞽瞍得以安享晚年，反而使天下的父子关系得以确立，这正是舜侍奉父亲的义理所当然的结果。因此，若因生于我国，便认为我国道德不及他国，自称为夷狄之贼，甚至认为必须依附于唐之下，这是忘记了自己国家

所承受的天命，也是对自己国家道德盛行、无需依附他国的无知。这与轻视自己父母的行为无异，都是违背大义之人。更何况，我国自天地开辟以来，正统传承万世，君臣大义不变，这正是三纲之大者，他国无法企及。此外，我国武毅丈夫辈出，廉耻正直之风根植于天性，这是我国的卓越之处。自中興以来，数位圣贤治理我国，使整体道德礼义不逊于任何异国。若从一开始便自轻自贱，视己如禽兽，甚至制造病态的自卑心理，这是何等荒谬！由此可见，儒者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我们所学的，也是天地之道。”

道ニ主客彼此ノヘダテナケレバ、道ノヒラケタル書ニツイテ其道ヲ学ベバ、其道即吾天地ノ道也。タトエバ火アツク水ツメタク、烏黒ク鷺白キ、親ノイトヲシク君ノハナレガタキ、唐ヨリ云モ吾国ヨリ云モ天竺ヨリ云モ、互ニヨチノ道ト云コトナキガ如シ。ソレヲ、儒書ヲヨメバ唐ノ道道トテ、全体風俗トモニセウネヲウツサレテ、手ヲアゲテ渡ス様ニ思ヒチガヘルハ、皆天地ノ実理ヲ不見シテ、聞見ノセバキニウツサルル故也。

“在道中并无主客彼此之分，因此，若从阐述道的书籍中学习其道，那么其道便是我们天地的道。例如，火是热的，水是冷的，乌鸦是黑色的，鹭鸶是白色的，父母爱护子女，臣子敬重君主，无论从中国、我国还是天竺的角度来看，这些道理并无不同，皆是普遍适用的道。然而，若仅仅因为阅读儒家经典，便将中国的道视为唯一的道，甚至将其与风俗混为一谈，仿佛必须全盘接受，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未能真正理解天地的根本真理，而被表面的见闻所迷惑的缘故。”

或曰、コレ尤イチジルシ。去ナガラ九州ノ大国、吾日本ノ小国、何トシテ同ジロニアルベキ。曰、コレ亦前説ノ通りニテ、何ノ疑ノコトナシ。左様ニ云ハバ、セイノ高キ親ハ親ニテ、小男ノ親ハイヤシイニナルベキヤ。大小ヲ以論ズルコト、全ク利害ノ情ヨリ出ル故也。況万国ノ図ヲ以見レバ、唐ノハバドワヅカ百分一ニモ不及、唐ヲ十ホド合セタル国イクツモアリ。ソレヲ中国ト立テ唐ヲ夷狄トイハバ、唐人服センヤ。

有人说：“此说尤为详尽。然而，九州乃大国，我国日本乃小国，为何能与之相提并论？”答曰：“此亦如前说，并无任何疑问。若如此说，难道身材高大的父母是父母，身材矮小的父母就该被轻视吗？以大小论事，完全是出于利害之情。更何况，若以万国地图来看，唐的疆域甚至不及百分之一，与唐规模相当的国家也有许多。若将那些国家立为中国，称唐为夷狄，唐人会服气吗？”

或曰、コレモ亦明白也。然ニ「周礼」土圭ノ法有テ、日月ノ景ヲハカレバ、嵩高山中国ニアタリ、日月ノ景全キトイヘバ、天然自然ノ中非ヤ。曰、ソレモ亦唐ノマン中ニテイエバ共通也。日、赤道ヲグルリトマハレバ、赤道ノ下通り、何レカ日影ノ中ニアラザラン。所々ニテ日中ノカゲヲハカレバ皆同ジコト也。且呉楚ノ地ナドハ古夷狄ノ地ニテ、「孟子」ニモ南蛮鴟舌トソシリテアリ、「春秋」ニル夷狄ニアシツフチアリ。サレドモ周末呉楚次第ニ繁シテ唐トハリ合、秦漢以後、歴々ノ中国トナリ、南北朝以来ハ天子ノ都トナリ、後ハ朱子ナドモ建人ナレバ則古呉楚ノ地ニテ、今ハ中国国ト云ノカブ也。スレバ唐ノ地開闢以来ソロソロト切ヒロゲ、其声教威勢ノ及ブダケホドツヅヒロカレバ、一天子ニテ統治ルナリヲ中国トタテ来リタルモノ也。此末韃ノ地、天竺ノ地モシダイダイニ治リテ、唐ノ天子ヨリ江南ノ如ニナラバ、唐人ノ口ヨリハ皆中国ト云ベシ。土圭ノカゲノセンサクモイラズ、唯風化ノ及ブ

処ニテ云ヨリ外ノコトナシ。且三苗ノ国、淮夷狄徐戎ノ類則九州ノ境内ニテ其ママ夷狄ニシテアリ、況万国ヲビタドシキ国ナレバ、舟車ノ不及処、又何様ノ聖賢者有テ治ルモ不知、ソレヲアタマカラ唐ヲ中国ト云カラハ、ヒシト夷狄トアシロウテイヤシムコト、甚以偏私也。

有人说：“此说亦明白。然而，《周礼》中有土圭之法，测量日影，嵩高山位于中国，日影完整，岂非天然自然之中？”答曰：“此亦在唐范围内而言，具有共通性。太阳绕赤道运行，赤道之下，何处不是日影之中？若在各地测量日中影长，结果皆相同。况且，吴楚等地古为夷狄之地，《孟子》中称南蛮为‘貊舌’，《春秋》中亦有记载。然而，周末吴楚逐渐繁盛，与唐接壤，秦汉以后，历代成为中国，南北朝以来成为天子之都，后来朱熹等人亦为建人，即古吴楚之地，如今却被称为中国。因此，唐之地自开辟以来逐渐扩展，其声教威势所及之处，皆被一天子统辖，故称为中国。若此末韃之地、天竺之地亦能大治，如唐天子治江南一般，则唐人亦会称其为中国。土圭测影之法无需多言，唯风化所及之处，方可称为中国。况且，三苗之国、淮夷狄徐戎之类，虽在九州境内，仍为夷狄，更何况万国之中，舟车不及之处，即使有圣贤治理，亦难知晓。若仅因唐被称为中国，便将其余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而轻视，实为偏私之见。”

或曰、是亦誠異議ノイハレザルコトナリ。去ナガラ「春秋」ノ説ヲ以見レバ、中国ノ教ニシタガウハ中国ヲ以アシライ、夷狄ニテ変ズルコトアタハザレバ夷狄ニスルトアレバ、風化ノ及ブ所皆中国ト云コト明コトニ非ヤ。曰、ソレナレバ唐九州モ皆左ニシ言侏離ナラバ、トント夷狄ト名ヅクベキヤ。徳ヲ以夷狄トイエバ、九州モ徳アシケレバ夷狄ニナリ、日影ヲ以イエバ、九州ヨリ外ニ徳堯舜ニ成テモ夷狄ト云名ハハゲヌニナル。コレ皆矛盾ス。亦大小ヲ以云ヘバ唐ヨリ大キナル国アリ、開闢ヲ以云ヘバ各国メンメンノ開闢也。ドチヨリドフ論ジテモ、唐ヲ中国トシ其外ヲ皆夷狄トイヤシムコト、一ツトシテ理ノ通ズルコトナシ。是皆儒書ヲ読ム者ノ眼ガ不見、不識不大之弊也。

有人说：“此说亦诚然无可异议。然而，若以《春秋》之说来看，凡遵从中国教化者，皆以中国为尊，若夷狄不变，则仍视为夷狄，因此风化所及之处皆称为中国，岂不明确？”答曰：“若如此，则唐九州若皆左衽而言侏离，岂不皆应称为夷狄？若以德论夷狄，则九州若德衰，亦为夷狄；若以日影论，则九州之外，即使德如尧舜，亦难摆脱夷狄之名。此皆矛盾。若以大小论，则有比唐更大的国家；若以开辟论，则各国皆有其开辟之时。无论从何角度论之，将唐称为中国，其余皆视为夷狄而轻视，无一合乎道理。此皆因读儒书者眼界狭隘，不识大体之弊也。”

或曰、加様ニ聞バマギルル事更ニナシ。然ラバ聖人中国夷狄ノ説ハカイシキワケナシニ吾国ヒイキニ私ヲ以謂テ、今聖賢ノ道ヲ学ノ者、皆用ヒザル処カ。曰、是前ニ云如ク、其国ニ生レテ其国ヲ主トシ、他国ヲ客トシテ見レバ、各其国ヨリ立ル処ノ称号アル筈ナリ。道ヲ学ブハ実理当然ヲ学也。吾国ニテ「春秋」ノ道ヲ知レバ吾国即主也。吾国主ナレバ天下大一統ノナリ、吾国ヨリ他国ヲ見、則是孔子ノ旨ナリ。ソレヲ不知、唐ノ書ヲ読カラ唐ヒイキニ成テ、兎角唐カラ詠メル日本ノナリニウツリ覺ヘテ、兎角夷狄狄トアチエツラルル合点バカリスルハ、全ク孔子「春秋」ノ旨トウラハラ也。孔子モ日本ニ生レバ、日本ナリカラ「春秋」ノ旨ハ立ハツナリ。是則ヨク「春秋」ヲ学ビタルト云者也。スレバ今「春秋」ヲ読デ日

本ヲ夷狄ト云ハ、「春秋」ノ儒者ヲソコナウニハ非ズシテ、能「春秋」ヲ読ザル者ノ「春秋」ヲソコナフ也。是則柱ニ膠シテ瑟ヲシラブルノ学ト云物、全ク窮理ノ方ヲ不知者也。

有人说：“如此听来，更无疑问。然而，圣人关于中国与夷狄之说，岂非无差别地适用于我国，而今学圣贤之道者，为何皆不采用？”答曰：“如前所述，生于其国，以其国为主，视他国为客，则各国自有其立论之称号。学道者，学的是实理当然之理。若在我国知晓《春秋》之道，则我国即为主。我国为主，则天下大一统，我国视他国，正是孔子之旨。若不知此理，仅读唐之书，便以唐为中心，甚至从唐的角度看待日本，动辄称夷狄，这是完全违背孔子《春秋》之旨的。若孔子生于日本，则《春秋》之旨亦会以日本为中心而立论。这才是真正学懂《春秋》之人。因此，如今读《春秋》而称日本为夷狄者，并非真正的《春秋》儒者，而是未能真正读懂《春秋》之人。此乃胶柱鼓瑟之学，全然不知穷理之道。”

在吾国认识《春秋》之道，吾国即主也。若吾国为主，就成功天下大一统，而从吾国见他国，此即孔子之旨。不知此，因读唐书而成为偏爱唐者，总是受其影响，以唐之角度而视日本为夷狄，此绝非孔子《春秋》之旨也。若孔子生于日本，应从日本之角度而立《春秋》之旨，乃可称善学于《春秋》者也。果如此，今读《春秋》而谓日本为夷狄者，并非因为《春秋》害儒者，而是不善读《春秋》者害《春秋》也。此即胶柱鼓瑟之学，完全不知穷理之法者也。（黄俊杰译）

生于其国，则以其国为主，以他国为客。由是观之，当各有其国立处之称号也。学道者，学实理当然也。在吾国，若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则日本春秋之旨当立也。是则学春秋之常者也。……中国夷狄之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称吾国，此皆效唐之作为也。唯以吾国为内，以异国为外，明辨内外宾主，则称吾国，云异国，又有何妨？盖以不违道理故也。（丁国旗译）

或曰、如此ナレバアスガ日唐ヨリ堯舜文武ノ様成人来テ唐へ從へト云ハバ、從ハザルガ可然乎。曰、是云ニ不及コトナリ。山崎先生嘗物語ニ、唐ヨリ日本ヲ從へントセバ、軍ナラバ堯舜文武ガ大将ニテ来ルトモ、石火矢ニテモ打ツブスガ大義也。礼義徳化ヲ以シタガエントスルトモ、臣下トナラヌガヨシ、是則「春秋」ノ道也、是吾天下之道也ト云ヘリ。甚明ナルコトニテ、許魯齋ガ宋ノ徳テ服サセンズルガアヤマリト同コト也。古ヨリ遣唐使ヲツカハサレ、足利ノ末ニ唐ノ勅封ヲ拜受スルハ、皆名分ヲ不知ノアヤマリ也。若唐ニ從ヲ吉トセバ、吾国ノ帝王ノ号ヲモシリゾケ年号ヲモ不用、毎年唐人ノ草履取ニハイックボウテ、頭アゲヌガ大義ナルベシ。ソレナレバ吾親ヲ人ノ奴僕トシ乱賊ノ名目ヲツケ踏ツケイヤシムル同事ノ大罪也。況各国ニテ各其徳治レバ、各国ニテ道行ハルルナリニテヨキハズ也。漢唐以来徳ノ是非カマハズ、兎角唐ノ下ニツケバヨイ国ジヤトホメテアルハ、皆唐国ヲ主トスルヨリ云タルモノナリ。吾国モ吾国ヲ主トシテ、他国從ツケバナデヤスズルガヨシ、此方ヨリシユルニ非ズ。ソレユエ、唐ヨリ日本ヲトラフトスルモアヤマリ、日本ヨリ唐ヲ取フトスルモ無理也。切亦三韓国ノ如キハ、吾国ヨリ征伐シテ從タル国ナレバ、其為ニ今ニ吾国へ使ヲ通ジ、寄服スル。是吾国ノ手柄ナリ。亦三韓国ヨリ云ハバ、面々ノ国ヲ立テ主トスルガアノ方ノ手柄ナリ。吾親ヲ無理ニテル人ニアタマヲハラセメガ其子ノ手柄ナリ。人ノ親ハ其親

ヲ人ニアタマヲハラセヌガ手柄也。面々各々ニテ其国ヲ国トシ、其親ト親トスル、是天地ノ大義ニテ、並行ハレテモトラザル者也。

有人说：“若如此，则他日若唐以尧舜文武之姿来使日本臣服，是否不应臣服？”答曰：“此无需多言。山崎先生曾言，若唐欲使日本臣服，即使以尧舜文武为大将，亦应以石火矢击退，此为大义。若以礼义德化相劝，亦不应臣服，此乃《春秋》之道，亦为吾天下之正道。此理甚明，与许鲁斋以宋之德不服元朝之误相同。自古以来派遣遣唐使，足利末期接受唐敕封，皆因不知名分之误。若以臣服唐为吉，则我国帝王之号亦应废除，年号亦不用，每年向唐人低头取草履，此为大义。如此，则视吾亲为他人奴仆，冠以乱贼之名而轻视，实为大罪。况且，各国若各以其德治理，则各国之道皆可行，何需依附他国？汉唐以来，无论德之是非，动辄以臣服唐为佳，此皆以唐为主之论。我国亦应以我国为主，他国若臣服则易，此非强求之理。因此，唐欲使日本臣服为误，日本欲使唐臣服亦无理。至于三韩之国，我国曾征伐使其臣服，故至今仍遣使通好，此为我国之功。若从三韩之国而言，以其国为主，亦为其功。若强使吾亲向他人低头，此非其子之功；他人之亲不向人低头，方为其功。各国各以其国为国，各以其亲为亲，此乃天地大义，并行不悖者也。”

日本自古以来派遣唐使，亦在足利时代末年拜受唐的诏敕，皆是不知名分之错误也。若以附属于唐为吉，则废止吾国帝王之号，亦不用年号，每年皆身为唐之侍仆而匍匐在地，不可抬头，此当是大义。果如此，此是与吾亲为人之奴仆，并附上乱贼之名而加以欺侮卑视同之大罪也。各国各治其德，道即行于各国，意甚恰当。汉唐以来，不顾德之是非，总是称赞唐之附庸为善国，皆是出之于以唐为主要的观点。吾国也以吾国为主，若他国服从，宜抚慰之，并非此方所强迫。由此，从唐见日本是错误，从日本见唐亦是无理也。又如三韩，是吾国征伐后服从之国家，因为如此，今派使于吾国归服，此是吾国之功绩也。另外，从三韩而言，立各国为主，此乃彼功绩也。纵使勉强，亦不使他人批其父之脸，是其子之功绩也；不使他人批其亲之脸，是人之亲之功绩也。各人以其国为国，以其亲为亲，是天地之大义，并行而不相违背者也。（黄俊杰译）

或曰、然ラバ何レノ国ニモセヨ、天主ノ如キ国、其外キハメテ風俗アシキ韃靼ノタグイナドハ如何可有。曰、サレバノコト、前ニ云通り、皆其国ノ心ガケアルモノハ、其国ヲ道ヲ以明ラメ風俗正シクナレバ、舜ノ瞽瞍底豫ヲ同コトナリ。去ナガラ其間トモニ德ヲ以云故也。風俗ハトモアレナンデアラフト先吾国ハ吾国ナリノ天地也。其説前云処ノゴトシ。

有人说：“若如此，则无论何国，如天主之国，或风俗恶劣之韃靼，又当如何？”答曰：“此如前所述，凡其国心有所向者，皆可以道明其国，使风俗端正，正如舜使瞽瞍安享晚年之理。然而，此问亦以德为论。风俗虽异，然我国即我国之天地。此说如前所述。”

或曰、然ラバ日本ヲ中国トシ、唐ヲ夷狄トシテヨカランカ。曰、中国夷狄ノ名、ソレトモニ唐ヨリ付タル名ナリ。其名ヲ以吾国ニ称スレバ、ソレトモニ唐ノマネ也。唯吾国ヲ内トシ異国ヲ外ニシ、内外賓主ノ辨明ナレバ、吾国トヨビ異国ト云ヘバ、何方ニテモ皆筋目タガハズ。此他云ベキコトアレドモ、皆前ノ筋ニテヲセバ往トシテ不明コトナシ。予前日本ヲ中

国トシ、異国ヲ夷狄トスルコトヲ講義ニノブトイエドモ、中国夷狄ノ字ニ付テ紛々ノ論多ケレバ、今又名分ヲツメテ論ズルコト如此。

有人说：“若如此，则称日本为中国，称唐为夷狄，岂不更好？”答曰：“中国与夷狄之名，本为唐所定。若以此名称呼我国，则仍是模仿唐。唯以我国为内，异国为外，明辨内外宾主，则称我国与异国，无论从何角度皆无不合。此外虽可论之事甚多，然皆如前所述，无需多言。我此前虽在讲义中提出以日本为中国，异国为夷狄，然因中国与夷狄之名引发诸多纷争，故今再以名分论之如此。”

或曰、然ラバ孔子世ニ出テ、兎角唐ハ中国ナリ、ドコモカモ外ハ皆夷狄ト云ハバ如何。曰、ソレガ孔子ノ旨ナレバ、孔子ト云ドモ私也。吾親ヲ兎角キタナソウニ云ガ道ジヤト云バ、孔子ノ言デモ用ラレヌ。サレドモ孔子ナレバ必定左様ニ云ハヌハズ也。其証拠ハトイヘバ、「春秋」ガソレナリ。其旨前ニ云処ノ如シ。劉因中国之一段モ、劉因ガ日本人ナレバ則日本ガ吾本国ニシテ異国ニ仕ヘザルハズ也。義理ハ其時其地ソレゾレノ主トスル当然ヲシルコト、是「中庸」ノ精義第一也。サレドモ儒者、中国夷狄ノ説滔々トシテ皆然レバ、今更ニハカニ合点ノ明ニ可有コトナケレドモ、此義大名分、大正統、三綱五常、君臣彼此ノ大分大義、コレヨリ大キナルコトナケレバ、此スチ明ナラザレバ、儒書ヲヨンデモ皆乱賊ノ類ニヲチ入ルコト、極メテナゲクベキコト、能々可詳者也。畢竟中国夷狄ノ字、儒書ニアルカラシテ加様マドフ。儒書ヨマザルトキハ其マドヒナシ。大凡儒書ヲ学ンデ却テ害ヲマネクコト、湯武ノ君ヲウツコトクルシカラズト云ヒ、柔弱ノ風ヲ温氣ト云様成コトイクツモアリ、皆儒書ノ罪ニ非ズ、儒書ヲ学ブ者ノ読ゾコナイ、義理ノ究ゾコナイ也。聖賢、天地ノ道ヲヒラキ万世ニ示セバ、儒者ノヤウナルケツカウナル義理ハ云ニ不及ドモ、学ビソコナヘバカヨウノ弊アリ。ヨクヨクカヘリミ極ム可コトナラズヤ。

有人说：“若如此，则孔子在世时，动辄称唐为中国，其余皆为夷狄，又当如何？”答曰：“若此乃孔子之旨，则孔子亦为私见。若动辄称吾亲为卑贱，即使孔子之言亦不可用。然而，孔子必不会如此断言。其证据即《春秋》，其旨如前所述。刘因‘中国之一段’亦如此，若刘因为日本人，则日本为其本国，无需臣服异国。义理在于知其时其地各自为主之当然，此乃《中庸》之精义第一。然而，儒者关于中国与夷狄之说滔滔不绝，今更无需多言。然此义关乎大名分、大正统、三纲五常、君臣彼此之大分大义，无有更大于此者。若此理不明，则读儒书亦难免堕入乱贼之流，实为可悲之事，需详加辨析。毕竟中国与夷狄之名，因儒书而有此纷争。若儒书未传入，则无此纷扰。大抵学儒书反受其害，如称汤武弑君为不义，称柔弱之风为温气，此皆非儒书之罪，乃学儒书者未能读透、未能究明义理之过。圣贤揭示天地之道，示于万世，儒者虽不必言其义理之繁琐，然若学而不精，则难免有此弊病。需反复思量，究其根本。”

此大条元禄辛巳十二月廿一日改シルス。

此大条于元禄辛巳十二月廿一日修订。